北史/卷0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五 ◄

北史
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

► 卷七十七

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衞玄 劉權 李景 薛世雄

列傳第六十四

段文振來護兒樊子蓋周羅碨周法尚衛玄劉權李景薛世雄

段文振，北海期原人也。祖壽，魏滄州刺史。父威，周洮、河、甘、渭四州刺史。文振少有膂力，膽智過人，明達世務。初為周塚宰宇文護親信，護知其有器局幹用，擢授中外府兵曹。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于晉州，其亞將侯子欽、崔景嵩為內應，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。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，拔佩刀劫之，相貴不敢動，城遂下。及攻并州，陷東門而入，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。錄前後勳，將拜柱國，以讒毀獲譴，因授上儀同，賜爵襄國縣公。進平鄴都，又賜綺羅二千段，後從滕王逌擊稽胡，破之。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。俄而尉遲迥作亂，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，迥遣人誘之，文振不顧。隋文帝引為丞相掾。司馬消難之奔陳，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，還除衛尉少卿，兼內史侍郎。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，加上開府，遷鴻臚卿。衛王爽北征突厥，以文振為長史，坐勳簿不實免官。後為石、河二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遷蘭州總管，改封龍岡縣公。突厥犯塞，以行軍總管擊破之，遂北至居延塞。

開皇九年，大舉伐陳，為元帥秦王司馬，別領行軍總管，及平江南，授揚州總管司馬，轉并州總管司馬，以母憂去職。後拜雲州總管，遷太僕卿。十九年，突厥犯塞，以行軍

總管破達頭可汗于沃野。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。初，文振北征，世積遺以駝。比還，世積以罪誅，文振坐與交關，功遂不錄。後平越嶲叛蠻，賜奴婢二百口。仁壽初，嘉州獠反，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。引軍山谷間，為賊所襲，遂大敗。文振復收散兵，竟破之。文振性素剛直，無所降下。初，軍次益州，謁蜀王秀，貌頗不恭，秀甚銜之。及此，奏文振師徒喪亂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，因譖之，坐是除名。及秀廢黜，文振上表自申，帝慰諭之，授大將軍，拜靈州總管。煬帝即位，徵為兵部尚書，待遇甚重。從征吐谷渾，文振督兵屯雪山，連營三百餘里，東接楊義臣，西連張壽，合圍渾主于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。帝幸江都，以文振行江都郡事。

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啟人，居於塞內，妻以公主，賞賜重疊，及大業初，恩澤彌厚，恐為國患。乃上表請以時喻遣，令出塞外，然後明設烽候，緣邊鎮防，務令嚴重，此乃萬世之長策。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，文振知政險薄，不可委以機要，屢言於帝。帝並弗納。及遼東之役，授左候衛大將軍。出南蘇道。在軍疾篤，上表以為「遼東小丑，未服嚴刑。但夷狄多詐，深須防擬，口陳降款，心懷背叛，詭伏多端，勿得便受。水潦方降，不可淹遲，唯願嚴勒諸軍，星馳速發，則平壤孤城，勢可拔也。若傾其本根，餘城自克。如不時定，脫遇秋霖，深為艱弊，兵糧又竭，強敵在前，靺鞨出後，遲疑不決，非上策也」。卒于師。帝省表，悲歎久之，贈光祿大夫、尚書右僕射、北平公，諡曰襄。

長子詮，位武牙郎將。次子綸，少以俠氣聞。

文振弟文操，大業中，為武賁郎將，性甚剛嚴。帝令督秘書省學士。時學士頗存儒雅，文操輒鞭撻之，前後或至千數，時議者鄙之。

來護兒，字崇善，本南陽新野人，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也。曾祖成，魏新野縣侯，後歸梁，徙居廣陵，因家焉。位終六合令。祖嶷，步兵校尉、秦郡太守、長寧縣侯。父法敏，仕陳終於海陵令。護兒未識而孤，養于世母吳氏。吳氏提攜鞠養，甚有慈訓，幼而卓犖，初讀《詩》，至「擊鼓其鏜，踴躍用兵」，「羔裘豹飾，孔武有力」。因舍書歎曰：「大丈夫在世當如是，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，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！」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。及長，雄略秀出，志氣英進。涉獵書史，不為章句學。

始，侯景之亂，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，吳氏每流涕為護兒言之。武子宗族數百家，厚自封植。護兒每思復怨，因其有婚禮，乃結客數人，直入其家，引武子斬之，賓客皆懾不敢動。乃以其頭祭伯父墓，因潛伏歲餘。會周師定淮南，乃歸鄉里。所住白土村，

地居疆埸，數見軍旅，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。及開皇初，宇文忻、宇若弼等鎮廣陵，並深相禮重。除大都督，領本鄉兵。破陳將曾永，以功授儀同三司，平陳之役，護兒有功焉，進位上開府，賞物一千段。

十一年，高智慧據江南反，以子總管統兵隋楊素討之。賊據浙江岸為營，周亙百餘里，船艦被江，鼓噪而進。護兒言於素曰：「吳人累銳，利在舟楫。必死之賊，難與爭鋒。公且嚴陣以待之，勿與接刃，請假奇兵數千，潛度江，掩破其壁，使退無所歸，進不得戰，此韓信破趙之策也。」素以為然。護兒乃以輕舸數百，直登江岸，襲破其營，因縱火，煙焰張天。賊顧火而懼，素因是動，一鼓破之。智慧將逃於海，護兒追至閩中，餘黨皆平。進位大將軍。除泉州刺史，封襄陽縣公，食邑一千戶，賜物二千段、奴婢百人。護兒招懷初附，威惠兼舉。璽書勞問，前後相屬。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，護兒又討平之。遷建州總管。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黟、歙逆党汪文進，進位柱國，封永寧郡公。文帝嘉其功，使畫工圖其像以進。十八年，詔追入朝，賜以宮女、寶刀、駿馬、錦彩等物，仍留長子楷為千牛備身，使護兒還職。

仁壽初，遷瀛州刺史，以善政聞，頻見勞勉。煬帝嗣位，被追入朝，百姓攀戀，累日不能出境，詣闕上書致請者，前後數百人。帝謂曰：「昔國步未康，卿為名將，今天下無事，又為良二千石，可謂兼美矣。」仍除右驍衛大將軍。尋遷左。又改上柱國為光祿大夫，徙右翊衛大將軍，進封滎國公，恩禮隆密，朝臣無比。大業六年，車駕幸江都，謂護兒曰：「衣錦晝游，古人所重，卿今是也。」乃賜物二千段，並牛酒，令謁先人墓，宴鄉里父老。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，酣飲盡日，朝野榮之。

遼東之役，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，兼檢校東萊郡太守，率樓船指滄海。入自浿水，去平壤六十里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，列陣數十里。諸將咸懼，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：「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，今來送死，當殄之而朝食。」高元弟建驍勇絕倫，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。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，乃從兵追奔，直至城下，俘斬不可勝計，因破其郛，營於城外，以待諸軍。高麗晝閉城門，不敢出。會宇文述等眾軍皆敗，乃旋軍。以功賜物五千段，以第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，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。明年，又出滄海道，師次東萊，會楊玄感反，進攻洛陽，護兒聞之，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。法尚等咸以無敕，不宜擅還，再三固執不從。護兒厲聲曰：「洛陽被圍，心腹之疾。高麗逆命，猶疥癬耳。公家之事，知無不為，專擅在吾，當不關諸人也。有沮議者，軍法從事。」即日回軍。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。帝見弘等甚悅，曰：「汝父擅赴國難，乃誠臣也。」授弘通議大夫，整公路府鷹揚即將，

乃降璽書於護兒曰：「公旋師之時，是朕敕公之日，君臣授弘意合，遠同符契。梟此元惡，期在不遙，勒名太常，非公而誰也！」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鄉，斬平之。還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賜物五千段、黃金千兩、奴婢百人，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、永甯縣公。

十一年，又率師渡海，破高麗奢卑等二城。高麗舉國來戰，護兒大破之。將趣平壤，高元震懼，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。帝許之，詔護兒旋軍。護兒集眾軍謂曰：「三度出兵，未能平賊。此還也，不可重來。今高麗困弊，野無青草，以我眾戰，不日克之。吾欲進兵，徑圍平壤，取其偽主，獻捷而歸也。」於是拜表請行，不肯奉詔。長史崔君肅固爭之，以為不可。護兒曰：「賊勢破矣。吾在閫外，事合專決，甯征得高元，還而獲譴，舍此成功，所不能矣。」君肅告眾曰：「若從元帥，違拒詔書，必當奏聞。」諸將懼，乃同勸還師，方始奉詔。及帝於雁門為突厥所圍，將選精騎潰圍而出，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，乃止。

十二年，駕幸江都，護兒諫曰：「自皇家受命，將四十年，薄賦輕徭，戶口滋殖。陛下以高麗逆命，稍興軍旅，百姓無知，易為咨怨，在外群盜，往往聚結，車駕遊幸，深恐非宜。伏願駐駕洛陽，與時休息，出師命將，掃清群醜，上稟聖算，指日克除。陛下今幸江都，是臣衣錦之地，臣荷恩深重，不敢專為身謀。」帝聞之，厲色而起，數日不得見。後怒解，方被引入，謂曰：「公意乃爾，朕復何望！」護兒因不敢言。尋代宇文述為左翊衛大將軍。及宇文化及構逆，深忌之。是日旦將朝，見執。護兒曰：「陛下今何在？」左右曰：「今被執矣。」護兒歎曰：「吾備位大臣，荷國重任，不能肅清凶逆，遂令王室至此，抱恨泉壤，知復何言！」乃遇害。

護兒重然諾，敦交契，廉於財利，不事產業。至於行軍用兵，特多謀算，每覽兵法，曰：「此亦豈異人意也！」善撫士卒，部分嚴明，故咸得其死力。

子十二人，楷通議大夫，弘金紫光祿大夫，整左光祿大夫。整尤驍勇，善撫禦，討擊群盜，所向皆捷。諸賊歌曰：「長白山頭百戰場，十十五五把長槍。不畏官軍千萬眾，只怕榮公第六郎。」至是，並遇禍，子侄死者十人，唯少子恆、濟二人免。

樊子蓋，字華宗，廬江人也。祖道則，梁越州刺史。父儒，侯景之亂奔齊，位仁州刺史。子蓋仕齊，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、員外散騎常侍，封富陽侯。周武帝平齊，授儀同三司、郢州刺史。隋文帝受禪，以儀同領鄉兵，後除樅陽太守。平陳之役，以功加上開府，改

封上蔡縣伯，曆辰、嵩、齊三州刺史，轉循州總管，許以便宜從事。十八年，入朝，奏嶺南地圖，賜以良馬雜物，加統四州，令還任所，遣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灞上。

煬帝即位，轉涼州刺史，改授銀青光祿大夫、武威太守，以善政聞。大業三年，入朝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五年，車駕西巡，將入吐谷渾。子蓋以彼多瘴氣，獻青木香，以禦霧露。及帝還，謂曰：「人道公清，定如此不？「子蓋謝曰：「臣安敢清，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。」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，加右光祿大夫。子蓋曰：「願奉丹陛。」帝曰：「公侍朕則一人而已，委以西方，則萬人之敵，宜識此心。」六年，帝避暑隴川宮，又云欲幸河西。子蓋傾望鑾輿，願巡郡境。帝知之，下詔慰勉之。是歲，朝于江都宮，帝謂曰：「富貴不還故鄉，真衣繡夜行耳。」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，賜米麥六千石，使謁墳墓，宴故老，當時榮之。還除戶部尚書。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，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，應接二蕃。遼東之役，攝左武衛將軍，出長岑道。後以宿衛不行。加左光祿大夫。其年，帝還東都，使子蓋涿郡留守。

九年，駕復幸遼東，命子蓋東都留守。屬楊玄感作逆，逼城，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，反為所敗，遂斬弘策以徇。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，子蓋又將斬之。汪拜謝，頓首流血，久乃釋免。於是三軍莫不戰慄，將吏無敢仰視。玄感每盡銳攻城，子蓋徐設備禦，至輒摧破。會來護等救至，玄感乃解去。子蓋凡所誅殺萬人。又檢校河南內史。車駕至高陽，追詣行在所，帝勞之，以比蕭何、寇恂，加光祿大夫，封建安侯，賜女樂五十人。謂曰：「朕遣越王留守東都，示以皇枝磐石，社稷大事，終以委公。特宜持重，戈甲五百人而後出，此勇夫重閉之義。無賴不軌者，便誅鋤之，凡可施行，無勞形跡。今為公別造玉麟符，以代銅獸。」又指越、代二王曰：「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升耳。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。」於是賜以良田、甲第。

十年，駕還東都，帝謂子蓋曰：「玄感之反，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。析珪進爵，宜有令謨。」是日進爵為濟公，言其功濟天下，特為立名，無此郡國也。後與蘇威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，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，曰：「良算嘉謀，俟公後動，即以此杯賜公，用為永年之瑞。」

十一年，從駕至雁門，為突厥所圍。帝欲選精騎潰圍出，子蓋及來護諫，因垂泣：「願暫停遼東之役，以慰眾望。聖躬親出慰撫，厚為勳格，人心自奮，不足為憂。」帝從之，後援兵至，虜乃去。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，宜在斟酌。子蓋執奏不宜失信。帝曰：「公欲收物情邪？」子蓋默然不敢對。

從駕還東都。時絳郡賊敬槃陀、柴保昌等阻兵數萬，汾、晉苦之，詔子蓋進討。時人物殷阜，子蓋善惡無所分別，汾水北村塢盡焚之。百姓大駭，相率為盜。其歸首者，無少長悉坑之。擁數萬眾，經年不能破賊，詔徵還，又將兵擊宜陽賊，以疾停，卒于東京。上悲傷者久之，顧黃門侍郎裴矩曰：「子蓋臨終何語？」矩曰：「子蓋病篤，深恨雁門之恥。」帝聞之歎息，令百官就吊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景。會葬萬餘人。武威人吏聞其死，莫不嗟痛，立碑頌德。

子蓋無他權略，在軍持重，未嘗負敗，蒞官明察，下莫敢欺。嚴酷少恩，果於殺戮，臨終之日，見斷頭鬼前後重遝，為之厲云。

周羅睺，字公佈，九江尋陽人也。父法皓，仕梁，至南康內史、臨蒸縣侯。羅睺年十五，善騎射，好鷹狗，任俠放蕩，收聚亡命，陰習兵書。從祖景彥誡之曰：「吾世恭謹，汝獨放縱，若不喪身，必將滅吾族。」羅睺終不改。仕陳，為句容令。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于江陽，為流矢中左目。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，諸軍相顧，莫有鬥心。羅睺躍馬突進，莫不披靡。太僕卿蕭摩訶副之，斬首不可勝計。進師徐州，與周將梁士彥戰于彭城，摩訶臨陣墮馬，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內，勇冠三軍。明徹之敗，羅睺全眾而歸。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。封始安縣伯，總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。賜金銀三千兩，盡散之將士，分賞驍雄。陳宣帝深歎美之。出為晉陵太守，進爵為侯。後除使持節、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、豫章內史。獄訟庭決，不關吏手，人懷其惠，立碑頌德。

至德中，除持節、都督南州諸軍事。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，擁眾嶺表，意在難測。陳主惑焉。蕭摩訶、魯廣達等保明之。外有知者，或勸其反，羅睺拒絕之。還除太子左術率，信任愈重，時參宴席。陳主曰：「周左率武將，詩每前成，文士何為後也？」都官尚書孔范曰：「周羅睺執筆制詩，還如上馬入陣，不在人後。」自是益見親禮。及隋伐陳，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。及陳主被禽，上江猶不下，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。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，放兵士散，然後乃降。文帝慰喻之，許以富貴。羅睺垂泣對曰：「本朝淪亡，臣無節可紀。陛下所賜，獲全為幸，富貴榮祿，非臣所望。」帝甚器之。賀若弼謂曰：「聞公郢、漢捉兵，即知揚州可得。王師利涉，果如所量。」羅睺答曰：「若得與公周旋，勝負未可知也。」其年秋，拜上儀同三司，鼓吹送之於宅。先是，陳裨將羊翔歸降，使為鄉導，位至開府，班在羅睺上。韓禽於朝堂戲之曰：「不知機變，位在羊翔下。」羅睺答曰：「昔在江南，久承令問，謂公天下節士。今日所言，殊匪人臣之論。」禽有愧色。曆幽、涇二州刺史，並有能名。

開皇十八年，征遼東，徵為水軍總管。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，遭風，船多漂沒，入功而旋。十九年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，從楊素致討，羅磼先登，大破之。進大將軍。仁壽元年，入為東宮右虞候率，賜爵義寧郡公。轉右衛率。煬帝即位，授右武候大將軍，副楊素計平漢王諒，進授上大將軍。及陳主卒，羅磼請一臨哭，帝許之。衰絰送至墓，葬還，釋服而後入朝。帝甚嘉尚之，世論稱其有禮。時諒餘黨據絳、晉等三州未下，詔羅磼行晉、絳、呂三州諸軍事，進兵圍之。中流矢，卒。送柩還京，行數里，無故輿馬自止，策之不動，不飄風旋繞焉。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：「公恨小寇未平邪？尋既除殄，無為戀恨。」是時風靜馬行，見者莫不悲歎。其年七月，子仲隱夢羅磼曰：「我明日當戰。」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，若人帶持之狀。絳州城陷，是其日也。贈柱國、右翊衛大將軍，諡曰壯。子仲安，位上開府。

周法尚，字德邁，汝南安成人也。祖靈起，梁廬、桂二州刺史。父炅，定州刺史、平北將軍。

法尚少果勁，有風概，好讀兵書。其父卒後，監定州事，督父本兵。數有戰功，為散騎常侍，領齊昌郡事，封山陰縣侯。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。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，叔堅言其將反。陳宣帝執禁法僧，發兵欲取法尚。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，法尚未決。長史殷文則曰：「樂毅所以辭燕，良不獲已也。」法尚遂歸周，拜開府、順州刺史，封歸義縣公，賜良馬五匹、女妓六人、彩物五百段，加以金帶。陳將樊猛濟江討之，法尚遣部曲督朗韓朗詐為背己奔陳，偽告猛曰：「法尚部兵不願降北，若得軍來，必無鬥者。」猛引師急進。法尚設奇兵，大敗之，猛僅以身免。

隋文帝為丞相，司馬消難作亂，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。外無救援，法尚棄城走。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。及文帝受禪，拜巴州刺史，破三鴉叛蠻，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。遷衡州總管，改封譙郡公。後上幸洛陽，召之，賜金鈿酒鐘一雙、彩五百段、良馬十五匹、奴婢三百口，給鼓吹一部。法尚固辭。上曰：「公有大功于國，特給鼓吹者，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。」轉黃州總管，使經略江南。及伐陳之役，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。轉鄂州刺史，遷永州總管，安集嶺南，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。前後賞賜甚厚。轉柱州總管，仍嶺南道安撫大使。後數年入朝，以本官宿衛。未幾，桂州人李光仕反，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。法尚發嶺南兵，世積徵嶺北軍。俱會尹州。世積所部多遇瘴，不能進，頓於衡州。法尚獨討之，捕得其弟光略、光度，追斬光仕，平之。仁壽中，遂州獠叛，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。嶲州烏蠻反，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。軍還，

檢校潞州事。

煬帝嗣位，轉雲州刺史，遷定襄太守，進金紫光祿大夫。時帝幸榆林，法尚朝於行宮。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：「漢武出塞，旌旗千里。今御營外，請分為二十四軍，日別遣一軍發，相雲三十里，旗幟相望，鉦鼓相聞，首尾連注，千里不絕。」法尚曰：「兵亙千里，動間山谷，卒有不虞，四分五裂，腹心有事，首尾未知。雖有故事，此取敗道也。」帝不懌曰：「卿以為如何？」法尚曰：「請為方陣，四面外拒，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。若有變，當頭分抗，車為壁壘，重設鉤陳，此與據城何異？臣謂牢固萬全策也。」帝曰：「善。」因拜左武衛將軍。明年，黔安夷向思多反，殺將軍鹿願，圍太守蕭造。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，法尚破思多於清江。及還，從討吐谷渾，別出松州道，逐捕亡散，至於青海。出為敦煌太守，遷會甯太守。

遼東之役，以舟師指朝鮮道。會楊玄感反，與宇文述、來護等破之。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。時齊郡人王薄、孟讓等為盜，保長白山，法尚頻擊破之。明年，復臨滄海，在軍遇疾卒。贈武衛大將軍，諡曰僖。有子六人，紹范最知名。

衛玄，字文升，河南洛陽人也。祖悅，魏司農卿。父舡，侍中、左武衛大將軍。玄少有器識，周武帝在籓，引為記室。遷給事上士，襲爵興勢公。武帝親總萬機，拜益州總管長史，賜以萬釘寶帶。稍遷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府中大夫，攝內史事，仍領京兆尹，稱為強濟。隋文帝作相，檢校熊州事。及受禪，遷淮州總管，進封同軌郡公，坐事免。未幾，拜嵐州刺史。會起長城之役，詔玄監督之。後為衛尉少卿。仁壽初，山獠作逆，以玄為資州刺史，以鎮撫之。玄既到官，時獠攻圍大牢鎮，玄單騎造其營，謂群獠曰：「我是刺史，銜天子詔安養汝等，汝等勿驚」諸賊莫敢動。於是說以利害，渠帥感悅，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。文帝大悅，賜縑二千匹，除遂州總管，仍令劍南安撫。

煬帝即位，復徵為衛尉卿，夷獠攀戀，數百里不絕。及與之決，並揮涕而去。遷工部尚書。後拜魏郡太守，尚書如故。未幾，拜右衛大將軍，檢校左候衛事。轉刑部尚書。遼東之役，檢校右禦衛大將軍，帥師出增地道。時諸軍多不利，玄獨全眾而還。拜金紫光祿大夫。

九年，駕幸遼東，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，拜為京兆內史，尚書如故，許以便宜從事，敕代王待以師傅禮。會楊玄感圍東都，玄率步騎七萬援之。至華陰，掘楊素塚，焚其骸骨，夷其塋域，示士卒以必死。既出潼關，議者恐崤函有伏兵，請於陝縣沿流東下，直

趨河陽，以攻其背。玄曰：「此計非豎子所及也。」乃鼓行而進。既度函谷，卒如所量。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，玄以大兵直趨城北。玄感逆拒之，且戰且行，屯軍金穀。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：「若社稷靈長，宜令醜徒冰碎；如或大運去矣，幸使老臣先死。」詞氣激揚，三軍莫不涕咽。時眾寡不敵，民賊頻戰不利，死傷太半。玄苦戰，賊稍卻，進屯北芒。會宇文述、來護等援兵至，玄感西遁。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、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，及於閿鄉，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。車駕至高陽，征詣行在所。帝勞之曰：「社稷臣也。使朕無西顧之憂。」進右光祿大夫，賜以良田、甲第，資物鉅萬，還鎮京師，帝謂曰：「關右之任，一委於公。公安，社稷乃安；公危，社稷亦危。出入須有兵衛，坐臥恆宜自牢也。今特給千兵，以充侍從。」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，以代銅獸。

十一年，詔玄撫關中。時盜賊蜂起，百姓饑饉，玄竟不能救恤。而官方壞亂，貨賄公行。自以年老，上表乞骸骨，帝遣內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：「京師國本，宗廟園陵所在，籍公臥以鎮之。」玄乃止。義師入關，自知不能守，尤懼稱疾，不知政事。城陷，歸於家。義寧中，卒。

子孝則，位通事舍人、兵部承務郎。卒。

劉權，字世略，彭城豐人也。祖軌，齊羅州刺史。權少有俠氣，重然諾，藏亡匿死，吏不敢過門，。後更折節好學，動循法度。仕齊，位行台郎中。齊亡，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。開皇中，以車騎將軍領鄉兵。後從晉王廣平陳，進授開府儀同三司。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。十二年，拜蘇州刺史，賜爵宋城縣公。時江南初平，權撫以恩信，甚得人和。煬帝嗣位，拜衛尉卿，進位銀青光祿大夫。大業五年，從征吐谷渾，權出伊吾道，逐賊至青海，乘勝至伏俟城。帝復令權過曼頭、赤水，置河源郡、積石鎮，大開屯田，留鎮西境。在邊五年，諸羌懷附，貢賦歲入，吐谷渾餘燼遠遁，道路無壅。徵拜司農卿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尋為南海太守。行至鄱陽，會群盜起，不得進，詔權召募討之。權率兵遇賊，不戰，先乘單舸詣賊營，說以利害。群賊感悅，一時降附。帝聞而嘉之。及至南海，甚有異政。數歲，遇盜賊群起，群豪多願推權為首，權竟固守以拒之。子世徹又密遣齎人書詣權，稱四方擾亂，諷令舉兵。權召集佐僚，對斬其使，竟無異圖，守之以死。卒官。

世徹倜儻不羈，頗為時人所許。大業末，群雄並起，世徹所至處輒見忌，多拘禁之。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。

權從叔烈，字子將，美容儀，有器局，位鷹揚郎將。有子德威，知名於世。

李景，字道興，天水休官人也。父超，周應、戎二州刺史。景容貌奇偉，膂力過人，美須髯，驍勇善射。平齊之役，頗有功，授儀同三司。後以平尉遲迥，進位開府，賜爵平寇縣公。隋開皇九年，以行軍總管從世積伐陳，以功進上開府。及高智慧等反，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，還授鄜州刺史。

十七年，遼東之役，為馬軍總管。及還，配事漢王。文帝奇其壯武，使袒而觀之，曰：「卿相表當位極人臣。」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，別路邀賊，大破之。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于突厥，至恆安，遇突厥來寇。時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，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，殺虜甚眾。改授韓州刺史。以事王故，不之官。

仁壽中，檢校代州總管。漢王諒作亂，景發兵拒之。諒頻遣劉嵩、喬鐘葵等攻之，景率士卒殊死戰，屢挫賊鋒。司馬馮孝慈、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，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，工拒守之術。景推誠此三人，無所關預，唯在閤持重，時出撫循而已。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，合擊大破之。先是，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，並有龍見，時變為鐵馬甲士。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，跡長四尺五寸。景問巫者，巫者曰：「此不祥之物，來食血耳。」景大怒，推出之。旬日而兵至，死者數萬。景尋被徵，進柱國，拜右武衛大將軍。賜女樂一部，加以珍物。

景智略非所長，而忠直為時所許，帝甚信之。又擊破叛蠻向思多。明年，擊吐谷渾于青海，破之，進位光祿大夫。五年，車駕西巡，至天水，景獻食於帝。帝曰：「公，主人也。」賜坐齊王暕上。至隴川宮，帝將大獵，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，為人奏。帝大怒，令三之，竟以坐免。歲餘，復位，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。明年，攻高麗武列城，破之，賜爵苑丘侯。八年，出渾彌道。九年，復出遼東。及旋，使景殿，高麗追兵大至，景擊走之。進爵滑國公。楊玄感之反，朝臣子弟多預焉，景獨無關涉。帝曰：「公誠直天然，我梁棟也。」賜以美女。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，見重如此。

十二年，帝令景營遼東戰具于北平，賜御馬一匹，名師子垆吉。于時盜賊蜂起，景遂召募，以備不虞。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，誣景將反。帝遣其子慰諭曰：「縱人言公窺天闕，據京都，吾無疑也。」後為高開道所圍，獨守孤城，士卒患腳腫死者十六七，景撫循之，一無離叛。遼東軍資多在其所，粟帛山積，景無所私焉。及帝崩于江都，遼西太

守鄧皓救之，遂歸柳城。將還幽州，遇賊見害。契丹、靺鞨素感其恩，聞之莫不流涕；幽、燕人士，於今傷惜之。子世謨。

薛世雄，字世英，本河東汾陰人也。其先寓居敦煌。父回，字道弘，仕周，位涇州刺史。開皇初，封舞陰郡公，領漕渠監。世雄兒童時與群輩戲，輒畫地為城郭，令諸兒為攻守勢，不從令者輒撻之，諸兒畏憚，莫不齊整。其父見而奇之，謂人曰：「此兒當興吾家。」年十七，從周武帝平齊，以功拜帥都督。隋開皇中，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。

煬帝嗣位，為右監門郎將。從征吐谷渾，進位通議大夫。世雄性廉慎，行軍破敵之處，秋毫無犯。帝由是嘉之。帝嘗謂群臣曰：「欲舉好人，諸君識否？」咸曰：「不測聖心。」帝曰：「我欲舉薛世雄。」群臣皆稱善。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。歲餘，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，與突厥啟人可汗邊兵擊伊吾。師次玉門，啟人背約，兵不至。世雄孤軍度磧。伊吾懼，請降。世雄遂于漢舊伊吾城東築城，號新伊吾，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。進位正議大夫。

遼東之役，為沃沮道軍將，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。還次白石山，為賊所圍百餘重，四面矢下如雨。世雄以羸師為方陣，選勁騎二百縱擊，破之而還。所亡失多，竟坐免。明年，帝復征遼東，拜右候衛將軍。兵指蹋頓道。軍至烏骨城，會楊玄感反，班師。帝至柳城，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，行燕郡太守，鎮懷遠。

十年，復從帝至遼東，遷左禦衛大將軍。仍領涿郡留守。未幾，李密逼東都，詔世雄率幽、薊精兵將擊之。次河間，營于城南，竇建德率精銳數百，夜來襲之。大敗。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，慚恚發病。歸涿郡，卒。

子萬述、萬淑、萬鈞、萬徹、萬備，並以驍武知名。

論曰：段文振有周之日，早以武毅見知，隋氏之初，又以幹力受委，任兼文武，稱為諒直。其高位厚秩，非虛致也。來護幼懷倜儻，猛概抑揚，晚致勤王，驅馳畢力。樓船制勝，掃勍敵如拾遺；閿鄉討亂，翦凶魁如摧朽。位班上將，顯居大國，道消邁難，忠至不渝，惜矣！子蓋雅有幹局，質性方嚴，見義而勇，臨機能斷，保全邦邑，勤亦懋哉！羅磼忠亮之性，所在稱重，送往之節，義感人臣，死而有知，乃結草之義。法尚征伐四夷，亦足嘉焉。文升東都解圍，頗亦宣力，西京居守，政以賄成，鄙哉，鄙哉，夫何足數！劉權淮楚舊族，雄名早著，時逢擾攘，任等尉佗，遂能拒子邪言，足驗誠臣之節。

李、薛並以驍武之用，當於有事之秋，致茲富貴，可謂自取。時迍遭躓，良有命乎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